

# IP时代,最宝贵的是创意

最近,著名导演杨洁的去世再一次引发了大众对于电视剧《西游记》、“《西游记》精神”以及荧屏经典的追忆和缅怀。当年改编自“古典四大名著”之一的《西游记》不就是一次具有全民号召力的大IP改编吗?且彼时的难度之大,坎坷之多绝非时下可比。因此,现如今某些成为众矢之的的IP作品,实在是与创作方式本身无关,而与创作态度和创作能力息息相关。

在经过了网络小说改编、经典重拍、韩剧翻拍等一系列尝试之后,国内影视人近期不约而同地开始瞄上了日本IP。日本文艺作品通常以“幽暗的唯美”著称,或是温情,或是极致地深度探寻人心和人性,其能否与中国观众的集体文化认同与欣赏习惯找到契合点,这就要看编者拿捏和把握的功力。前不久,改编自同名日本电影的《嫌疑人X的现身》在国



《嫌疑人X的现身》

内公映,在内容呈现上总体来看有得有失。一方面,努力再现出原作对于人物微妙心理的描摹,成为全片最值得玩味的看点;另一方面,影片对于悬疑氛围的营造则略显乏力,且某些演员不自然、不贴合、不恰切的表演也成为明显败笔。在从异域文化孵出的IP改编作品中,消弭文化上的“水土不服”是重中之重,一味效仿和盲目颠覆恐怕都非良方,可取之道是找到异质文化间的精神统一性和情感共鸣点,并对其加以“中国式改造”,不论面对欧

美文化还是日韩文化都应如此。

可以说,IP改编本身并无可厚非,但某些电视剧创作者对此产生依赖心理就不对了。从艺术属性方面来看,IP的盛行,客观上虽然为剧作聚拢了人气,但也让相当一部分观众,尤其是“原著粉”,对人物和情节没有了猜想和悬念,从而使得以“故事”为本质的电视剧流失了大半魅力,诱导观众只能将注意力聚焦在原著忠实度、演员颜值、细节设置以及一些边缘性问题上。从创作目的方面来看,一些创作者将电视剧看作了获利工具,而非精神产品。为什么有些改编作品明知收视反响绝难媲美原作,甚至极易招来板砖和口水,还毅然决然地被上马生产?无非是想借原作的光环,以透支观众期待心理为代价吸引眼球,以牺牲作品口碑为代价制造话题效应。电视剧市场虽然竞争激烈,但这种投机心理、惰性心理乃至懦夫心理绝对要不得。

更有甚者,从《半月传》的编剧纠纷案,到《锦绣未央》的原著抄袭案,再到坊间对某些古装剧涉嫌剽窃的激烈争议,不难看出,缺乏法律制约的“IP热”,就像不受控制的高速列车一样,其对行业发展能够造成伤筋动骨、后患无穷的巨大危害。IP时代,最宝贵的是创意,最应当受保护的也是创意。一次次版权纷争事件,既对合理完善的行业法规是一种呼唤,也对影视业界法律意识的提升起到了警醒作用。

(闫伟)



## “网红书”究竟缺了啥

一位著名“网红”出书了,腰封上,“国民励志女作家”“年度成长潜力新榜样”等名头赫然在目。“当你足够‘牛’的时候,你面前有100个机会,你挡都挡不住。”这是写在封面上的话。目录里8个章节名字很长,骂人的脏字变成炫耀的时髦词,耐人寻味的是,按传统的出版标准,这样的标题显然是通不过的。当然,书名《我喜欢这个功利的世界》,更是挑战了许多人的价值底线。

市场确实是变了。如果搁在十多年前,在庆山还叫安妮宝贝时,穿棉布衣白球鞋的主人公还会为了一场“纯粹”的爱情挣扎出一本书的长度;再往后,“新概念”作文大赛出来的那批略带叛逆的“小主”,独立和野蛮生长是一个时代年轻人写作的姿态。他们确实受过时代的追捧,但单本书几百万册的销量已经到头了。当时的这批作者绝对无法想象几亿次的阅读和转发,几千万的粉丝追随是一种怎样的状况。在出版物流行公然谈论“功利”,恐怕也是很多传统作家绝对无法接受的。

如今,图书市场上有些书的产生让人匪夷所思。一旦某类图书得到市场认可,便会让人趋之若鹜。多少书是因为一个概念,一个热点,一个噱头“攒”成的?“网红书”便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种,现在几乎所有的“网红”都能出书。有业内人士透露,“网红”出书和自家生意往往是环环相扣的,一个人只要火了,推什么产品都会受追捧,不管产品质量如何。言下之意是,“网红”出书其实是“零门槛”,只要有足够的知名度,写什么都能卖得掉。在出版商眼里,书能热销是最重要的,何乐而不为?

值得一提的是,在这些书籍中,一夜走红名利双收的价值观正影响着年轻一代,标新立异是其姿态,自我矮化、黑化是“红”的必然手法。我们应该注意到,“网红”受众的“宅文化”,正让更多年轻人远离真实的生活,失去活力。如何在“网红”时代让年轻人保持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热情,恰是这部分出版物回避或者缺失的题中要义。

我们无法责怪这些人为什么不深刻,但有一点十分明确,“网红”的背后是大量资本的包装与追逐,铺天盖地的“网红”出版物其实只是产业链中一个组成部分。实际上,“网红经济”的实质本就是快消费品。在层出不穷的“网红经济”出版物背后,“网红”们一茬茬地被资本发掘,也越来越快地被淘汰,跟风炒作的结果往往是书还没面世,人已成明日黄花。(陈熙涵)

# 告别脸谱化,抓住观众心

鲜有人想到,创造近十年国产剧史最高收视纪录的,竟然是一部反腐剧。

宏观来看,《人民的名义》可以简单分为“清官”与“贪官”两大阵营,清官包括李达康、易学习、侯亮平、沙瑞金、赵东来等,贪官包括赵立春、高育良、祁同伟、刘新建、丁义珍、赵德汉等。但不管从基层好官到高层清官,还是从小官巨贪到副国级大贪,在同一类型群体的塑造中,几乎每一个角色都尽可能体现出了个性化,以复杂而非脸谱化的表现,抓住了观众的心。

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戴硕认为,《人民的名

义》在人物塑造上达到了反腐剧的新高度,它不再采用清官、贪官的二元划分方法,而是将浓重的笔墨用在了对人性灰色地带的白描中,让更多角色性格立体丰满起来。刻画正派角色的负面纬度与反派角色的内在挣扎相映成趣,成为福斯特在《小说面面观》中所推崇的“圆形人物”,而非“扁平人物”。“《人民的名义》对贪腐背后的政治生态环境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示和批判。”

人性的复杂,在剧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李达康和祁同伟两个重要角色都出身贫寒,但截然不同的人生走向被许多观

众热议。在剧评人申鹏看来,这两个人在现实社会中都可以找到原型,“两个人的区别就是,达康书记有原则和底线,一句‘京州市委书记,不和任何商人做交易’,让多少观众头皮发麻,瞬间膜拜;而祁同伟在惊天一跪之后,灵魂彻底扭曲,对上奴颜婢膝,对下草菅人命,还左右摇摆,毫无立场。”

《人民的名义》中人气最旺的达康书记之所以被这么多观众喜爱,恰恰因为他的不完美。达康书记也有畏惧,不是像祁同伟那样害怕失去权力,他是害怕再次失败,对不起自己的理想,“金山县修路、吕州改革、林城开

发、光明峰项目都是他毕生的事业,他必须做出成就。”不过,李达康性格中的缺陷也同样明显,正如该剧编剧周梅森所说,霸道总裁一样的行事风格,令他对下属的贪腐行为毫不知情,对亲人朋友又无情无义。

在大多数角色饱满立体获得观众认可的同时,男一号的侯亮平反而屡屡受到形象“扁平化”的质疑。作为承担反贪使命的核心人物,当别的角色可以以婚姻不幸起矛盾时,侯亮平的家庭不能出问题;当反面角色可以用心理崩溃呈现性格缺陷时,侯亮平必须时刻冷静自若;甚至还有大段口号式的

台词必须从他的口中说出。这种过于完美、不接地气的角色设定,在观众中似乎并不讨巧。

毫无疑问,反腐剧即将迎来一波高潮。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电视剧备案公示中,已有《非常公诉》《高位》《悬崖边》《暗涌》《国家行动》等多部反腐作品备案。《人民的名义》之后,反腐剧其实还是有超越的空间,媒体人韩浩月认为,“它们所能展示的反腐力度也许提升空间不大,但剧情上完全可以更加合理化,节奏更紧凑,人物形象也可以更接地气。”(徐颖哲)